



雷·布拉德伯里  
短篇自选集 [第2卷]

## 亲爱的阿道夫

(美) 雷·布拉德伯里——著  
徐黄兆 秦鹏 等——译



# Bradbury Stories

100 of His Most Celebrated Tales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

# 亲爱的阿道夫

雷·布拉德伯里短篇自选集（第2卷）

（美）雷·布拉德伯里 著

徐黄兆 秦鹏 等 译

BRADBURY STORIES: 100 OF HIS MOST CELEBRATED TALES By RAY BRADBURY  
Copyright: © 2003 BY RAY BRADBURY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DON CONGDON ASSOCIATES, INC.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6 New Star Pres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亲爱的阿道夫: 雷·布拉德伯里短篇自选集. 第2卷 / (美) 布拉德伯里著; 徐黄兆, 秦鹏等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6.5

ISBN 978-7-5133-2088-7

I. ①亲… II. ①布… ②徐… ③秦…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70089 号

---



幻象文库

## 亲爱的阿道夫: 雷·布拉德伯里短篇自选集 (第2卷)

(美) 雷·布拉德伯里 著 徐黄兆 秦鹏 等 译

统筹策划: 贾 骥

责任编辑: 陶凌寅

责任印制: 李珊珊

封面设计: @broussaille 私制

封面插画: 郭 垠

---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9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

印 刷: 三河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0.75

字 数: 174千字

版 次: 2016年5月第一版 2016年5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2088-7

定 价: 40.00元

---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自序

真不敢相信，我在这短短数十载中竟然写下了如此之多的故事。可另一方面，我也时常好奇其他作家是如何利用自己的时间的。

对我而言，写作就如同呼吸一样自然，无须做任何计划或安排，完全是靠本能的驱使。收录在这部短篇集中的所有故事，其灵感都是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刻爆发出来的，我必须立即坐在打字机跟前趁着热乎劲儿把它们一股脑儿地转化成文字。

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报丧女妖》。当时我在爱尔兰为约翰·休斯顿导演的电影《白鲸记》撰写剧本，我们经常在深夜围坐在壁炉前，品尝爱尔兰威士忌。我其实并不很爱喝酒，但他对那酒很喜欢，所以我也跟着喝点儿。有时休斯顿会在把酒言欢时突然停下来，闭上双眼，听寒风在屋外呼啸。然后他会一下子睁开眼睛，用手指着我大喊，说爱尔兰的天空上盘旋着好多报丧女妖，也许我应该出去看看是不是真的，并招呼她们进来。

他总是这样吓唬我，那一幕深深地烙在我的脑海里，等我回到美国家中时，最终根据他那怪异行为留给我的灵感写下了这篇小说。

写《汤因比暖房器》则是由于当时我们经常看到报纸标题或电视报道中感受到绝望的轰炸，全社会都弥漫着末日将至的气氛。这种情绪不断发酵，可人们却没回过头去想一想它究竟从何而来，又究竟对我们造成了哪些改变。

后来有一天，我终于再也抑制不住这种感觉，决定要做些什么，于是我创造了一个角色来说出我心中的想法。

《劳莱与哈代爱情故事》则源于我对这对完美喜剧组合一生不变的热爱。

很多年前抵达爱尔兰时，我打开一份《爱尔兰时报》，发现里面有这样一则小小的广告：

今日

仅此一次！

为爱尔兰的孤儿们义演

劳莱与哈代亲自献艺！

我一路狂奔到剧院，幸运地买到了最后一张票，还是前排正当中！大幕卷起，那两位可爱的人儿在台上表演着他们最伟大剧目中最经典的场景。我坐在台下，被惊异和快乐深深地冲击，泪水滑过脸颊。

回到家后，那些情景仍然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我想起有一回一个朋友带我去了一段阶梯旁，就是劳莱和哈代扛着钢琴爬上去的那段，结果他们却是被钢琴赶了下来。于是我让故事继续。

《暗夜独行客》是《华氏 451》的先兆。我在五十五年前曾经和一位朋友共进晚餐，饭后我们决定沿着洛杉矶的威尔夏大道走一走。

可是没过几分钟，我们就被一辆警车拦了下来。警官问我们在做什么。我回答他：“把一只脚放在另一只脚的前面。”我显然回答错了。警官怀疑地看着我，因为当时人行道上空无一人——整个洛杉矶都没人会在这条道上散步。

我回到家，为此事恼火不已，想不通为什么连散步这么简单而自然的行为都会被制止。于是，我写下了一篇发生在未来的故事，某位行人因为散步而遭到拘捕，并被处决。

几个月后，我又让那位独行客在晚上散步，并安排他在拐角处遇见了一位名叫克拉丽斯·麦克莱伦的女孩。九天后，中篇小说《消防员》诞生了，它后来被扩展成了《华氏 451》。

《垃圾工》的灵感来源于 1952 年初洛杉矶报纸上的一则新闻，当时市长宣布，如果有原子弹击中洛杉矶，那么死难者的尸体将由垃圾清扫工负责处理。他的这番言辞令我怒不可遏，于是我坐下，抒发出胸中怒火，写成了这个故事。

《军令如山》也源自现实。许多年前，我有时会在下午跟朋友一起到国宾酒店的泳池里游泳。那位泳池看管者严厉得几乎不近人情，总会让他年幼的儿子站在泳池边，向他灌输关于人生各式各样的死板规矩。我一天天看着那无止无休的说教，忍不住幻想在未来的某一天，他那乖巧的儿子会突然奋起反抗。我坐在桌前，脑海里酝酿着这似乎注定要出现的一幕，写下了这个故事。

《拉斐特，永别了》基于一个真实而悲惨的故事，那是我家隔壁的一位老电影摄影师讲给我听的。他偶尔会到我家来做客，喝上一杯红酒。他告诉我，在 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最后几个月里，他曾是拉斐特飞行队的成员。回想起自己曾经击落德国双翼飞机时他不禁潸然泪下，那些年轻帅气的士兵死前的面容多年以后

仍然在他心头徘徊不去。我无力帮他做任何事，唯有用手里的笔让他获得些许慰藉。

《夏天奔跑的声音》的诞生也实属偶然。我当时正坐在大巴上穿过西木村，一个小男孩突然跳上车，把钱塞进投币箱里，从车厢前头跑到我对面的座位上一屁股坐了下来。我无比羡慕地看着他，心想，天哪，要是我有他这身活力就能每天都写一个短篇故事，每晚写三首诗，每月完工一部小说。我低头看向他的脚，发现那活力是有原因的，他穿了一双显眼的新网球鞋。我突然记起在自己成长中的那些特殊的日子。每年刚一入夏，父亲就会带我到鞋店，给我买一双崭新的网球鞋，让我焕发出全世界的能量。我当时在车里就恨不得能马上到家，坐下来写个关于小男孩盼望一双新网球鞋，好在夏日里纵情奔跑的故事。

写《上周一的大碰撞》是因为我当时在都柏林随手买了一份《爱尔兰时报》。报上登着一条可怕的新闻——1953年全年，爱尔兰总共有375名骑车人在事故中丧生。我想，这是多么不可思议啊。我们在美国很少会读到这样的新闻，通常是人们在汽车类交通事故中遇难。接着读下去，我发现了原因所在。在爱尔兰境内有一万多辆自行车，人们总是会以每小时四十至五十英里的速度骑行，然后迎面相撞，所以当头部受到撞击时，必然会遭受严重的颅骨损伤。我想世界上没人知道这一点！也许我应该写个故事出来。于是就那样做了。

《夏伊洛之战的鼓手》的灵感来源于《洛杉矶时报》上刊登的某个小演员的讣告，那个演员名叫奥林·豪兰，我看过他出演的很多部电影。讣告中提及他的父亲是夏伊洛之战的鼓手。那些言辞伤感而充满魔力，引我回想起往日岁月，使我立即决定用打字机把心中

的感悟写下来，于是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我写出了这篇故事。

《亲爱的阿道夫》的缘起则更加简单。我在某天下午路过环球影城，遇见一位身穿纳粹制服，脸上还黏着希特勒胡须的群众演员。我不由得设想当他在影城附近或大街上走来走去时会发生什么事，人们看到跟希特勒相貌如此相仿的人会作何反应。当晚那篇故事写成了。

从来都不是我支配我的故事，而是那些故事支配着我的双手。每当新的灵感出现时，它们都会命令我赋予它们声音、形态与生命力。正如我在这些年中对其他作家建议的那样：大胆从悬崖上跳下去，在下落的过程中再想法给自己插上翅膀。

在过去六十多年的岁月里，我跳过无数次悬崖，在打字机前头苦思冥想如何给故事加上结尾，好让结局不至于太过突兀。而在刚刚过去的那几年里，我回顾了自己少年时站在街角卖报纸，每天写作的日子，意识到自己当年竟然那么努力。我为什么会那么做呢，为什么会不厌其烦地一次次从悬崖上跳下去？

答案还是那句陈词滥调：出于热爱。

当时的自己不顾一切往前冲，全心全意地热爱那些书籍、作者和图书馆，专注于练就自己，而根本没留意到我只是个身材矮小、其貌不扬、天赋欠缺的少年。也许，在脑海中的某个角落里，我是知道的。可我仍然坚持不懈地去写，去创造，那动力就像血液在我体内奔涌，至今未息。

我总是幻想着有一天，当我走进图书馆，在书架上翻找图书时，能看到印着自己名字的书跟莱曼·弗兰克·鲍姆或埃德加·赖斯·巴勒斯的作品摆放在一起，上层书架上还有其他名家的著作，比如说埃德加·爱伦·坡、赫伯特·乔治·威尔斯，还有儒勒·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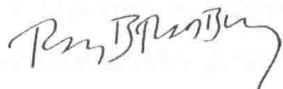


尔纳。我深深地热爱着他们以及他们笔下的世界，而其他作家，像是萨默塞特·毛姆和约翰·斯坦贝克，则使我热情满满，在这些贵客的陪伴下，我早已忘记自己是《巴黎圣母院》里的那个驼背的钟楼怪人。

然而随着时间一年又一年流逝，我褪去青涩，终于成了一位短篇小说作家，成了散文家、诗人和剧作家。我花了几十年的时间不断褪去旧的自我，是热爱在一路上召唤我前行。

在这本短篇集中，你将读到在我漫长写作生涯里颇具代表性的故事。我深深感念往昔岁月以及激励我不断前进的那份热爱。当我看着这本书的目录时，眼里充满泪水，这些亲爱的朋友们啊——这些活在我想象中的恶魔与天使。

他们都在书里了。这是一本精彩的合集，希望你们也能喜欢它。



雷·布拉德伯里

2002年12月

## 目录

整个小镇已安眠	1
疑心之季	21
旅程时光	33
亲爱的阿道夫	39
报丧女妖	58
巴哥	74
夏天奔跑的声音	84
火箭	92
一叶绿草	105
汤因比暖房器	115
末日临头	129
碗底的水果	140
芬尼根	154
笑面人	169
1999年2月：耶拉	181
2001年6月：月光依旧灿烂	197

## 目录

弥赛亚	227
水手，自海上归来	240
后会无期	250
瞧这一团糟	255
夏伊洛之战的鼓手	266
方枘圆凿	273
飞行机	293
观察者	299
六月夜半	318

## 整个小镇已安眠

刊于《美开乐》(McCalls)

1950年9月

阿古译

法院的钟敲了七下。钟声余音袅袅。

炎热的夏日黄昏，这个上伊利诺伊州的乡村小镇，与世隔绝，被一条河、一片森林、一方草甸、一个湖泊遮绕其中。人行道仍然热得灼人。商店都关了门，街道阴暗下来。小镇有两个月亮。庄重的黑色法庭的楼顶，满月般的圆形大钟有四个盘面，朝向四个方向。而真正的皎洁月亮，正从黑暗的东方升起。

药店高高的屋顶上，风扇轻轻转动。洛可可式门廊的阴影里，不声不响坐着几个人。偶尔有雪茄烟头亮起粉红光点。纱门的弹簧吱嘎拉开，又砰地缩紧。夏夜街道上砖块显出紫色，道格拉斯·斯普劳丁跑了过来，身后跟着一群男孩和狗。

“嗨，拉维尼娅小姐！”

男孩们跑远了。拉维尼娅·纳毕斯冲他们的背影安静地挥挥手。

她独自一人坐着，白皙的手握着一大杯冰柠檬水。她把饮料举到唇边，抿了一口，等待着。

“我来了，拉维尼娅。”

她转过身，是弗朗辛，一身白衣，站在门廊的台阶下，散发着百日菊和芙蓉花的香气。

拉维尼娅·纳毕斯锁上前门，把喝剩的半玻璃杯柠檬水搁在门廊上，说：“今晚适合去看电影。”

她们走下街道。

“你们去哪儿，姑娘们？”街对面的门廊，弗恩小姐和萝波塔小姐喊道。拉维尼娅的回应声穿过静谧深沉的黑暗：“去精英剧院看查理·卓别林！”

“我们才不会在这样的夜晚出门，”弗恩小姐嚷嚷道，“独行客正在夜里出没，到处绞杀女人。应该把自己锁在储藏室里，再拿上一把枪。”

“噢，胡扯！”拉维尼娅听到两个老姑娘把门砰地关上，落了锁。她继续前行，夏夜燥热的气息从炉烤过似的街道上升腾起来。她像是走在一块硬邦邦的、刚烤好的热面包皮上。暗涌的热意隐秘地侵入裙下，沿着腿脚游弋，却并不讨厌。

“拉维尼娅，你不相信那个独行客的事儿，对吧？”

“那些女人就爱造谣。”

“不管怎么说，海蒂·麦克多利丝两个月前被杀了，萝波塔·菲力是上个月出的事，现在伊丽莎白·兰塞尔也失踪了……”

“海蒂·麦克多利丝是个傻姑娘，我猜她准是跟着哪个路过的男人跑了。”

“但其他人可都是被绞死的，听说舌头都从嘴里耷拉了出来。”

她们站在把小镇隔成两半的河谷边缘，身后是点着灯的房屋和音乐声，前方是一片深邃潮湿，黑暗中偶尔闪过一点萤火。

“也许今晚我们不应该去看电影，”弗朗辛说，“独行客也许会跟踪我们，杀死我们。我可不喜欢这河谷。瞧瞧，多吓人！”

拉维尼娅往下望去，河谷就是一台日夜运转不息的发电机；动物私语，昆虫吱啾，植物婆娑，混合成一片悸动的嗡嗡声。河谷里遍布屡经冲刷的古老页岩和流沙，水汽隐隐蒸腾，散发着温室的气息。黑色发电机始终嗡鸣着，萤火虫不时飞过夜空，仿佛巨大的电流引发的火花。

“今晚回来一定很晚了，太晚了，我才不要在深夜穿过这老河谷；你，拉维尼娅，等你走下阶梯，爬上吊桥，独行客就在桥头等着你。”

“胡说！”拉维尼娅·纳毕斯说。

“你还得听着自己的脚步声，孤零零一个人走过那条小路，走回家里去。拉维尼娅，你一个人住在那栋房子里，不孤单吗？”

“老处女就喜欢独居。”拉维尼娅指着那条没入黑暗的树荫小道说，“我们抄近路吧。”

“我害怕！”

“现在还早，独行客要晚一点才出来。”拉维尼娅抓住她的胳膊，拉着她走下那条蜿蜒荫翳的小路。虫叫蛙鸣，还有蚊子低吟——寂静是如此纤弱。她们穿过没精打采的草地，刺果扎痛了赤裸的脚踝。

“咱们跑起来吧！”弗朗辛气喘吁吁。

“不行！”

她们沿路拐了个弯——就看到了那一幕。

在这虫声啾啾的深夜里，在温热的树荫下，她似乎是躺下身来

欣赏漫天繁星，沐浴林间和风，双手轻垂在身体两侧，仿佛精雕细琢的双桨。那儿躺着的是伊丽莎白·兰塞尔！

弗朗辛尖叫起来。

“别叫了！”拉维尼娅伸出手扶住弗朗辛，她浑身软绵绵，透不过气来了。“别叫！别叫！”

那女人仿佛漂浮着，月光照亮了她的脸，双眼圆睁像两颗燧石，舌头从嘴里耷拉出来。

“她死了！”弗朗辛说，“噢，她死了，死了！她死了！”

拉维尼娅站在树木浓密阴影的正中间，蟋蟀在尖叫，青蛙在聒噪。

“我们最好去叫警察。”她终于说话了。

“扶着我，拉维尼娅，扶着我。我好冷，哦，我从来没觉得这么冷过！”

拉维尼娅扶着弗朗辛，警察们正在草地搜索，手电筒光到处晃动，话音嘈杂，快晚上八点半了。

“冷得像十二月。我想要一件毛衣。”弗朗辛双眼紧闭，靠在拉维尼娅身上。

警察说：“我想你们可以走了，女士们。明天你们可能得去一下警察局，再接受一些问询。”

拉维尼娅和弗朗辛离开了那些警察，离开了河谷草地上白床单罩着的那具玲珑躯体。

拉维尼娅感到心在狂跳，她也很冷，二月严寒般的冷；身上仿佛突然落了一场冰雪，月光在她白皙的手指上罩了一层寒霜。她想起来，是她应付了警察的所有询问，弗朗辛只是靠在她身上轻轻抽泣。

一个声音从远处传来：“需要人陪同吗，女士们？”

“不用，我们能行。”拉维尼娅回了一句，她们继续往前走。她们走过低语的河谷，一路上轻响不断。警察们调查时发出的灯光和声音在她们身后渐渐远去。

“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死人。”弗朗辛说。

拉维尼娅仔细盯着腕上的手表，手离她仿佛有千里之遥。“现在才八点半，我们可以叫上海伦一起看电影。”

“看电影！”弗朗辛猛地一挣。

“我们需要看场电影。我们得忘掉眼前这一幕。这不是值得记住的好事。要是现在回家，我们会难以释怀。我们去看电影，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

“拉维尼娅，你不是当真的吧！”

“我当然是当真的。我们得大笑一场，忘掉这事情。”

“可伊丽莎白就躺在那里——她是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

“我们帮不了她，我们只能帮自己。走吧。”

黑暗中，她们爬上河谷边缘，爬上那条石头小径。突然，前面一个人挡住了她们的去路，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他还没发现她们，正低头观察着河谷里的动静，听着警察们的声音。是道格拉斯·斯普劳丁。

他站在那儿，白得像一只蘑菇，两手叉腰，正往河谷里张望。

“回家去！”弗朗辛大喊。

他没有听到。

“你！”弗朗辛大声尖叫，“回家去，离开这儿，听见没？回家，回家，回家去！”

道格拉斯猛地抬头，呆呆地瞪着她们。他的嘴巴动了，他深吸



了一口气。接着，他并没作声，转身就跑。他跑上远处的山坡，消失进濡热的黑暗中。

弗朗辛又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跟着拉维尼娅·纳毕斯往前走。

“终于来了啊！我还以为你们两位女士不会来了！”海伦·格里尔站在门廊上，脚轻轻踩着阶梯，“你们只不过迟到了一个小时，不打紧。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弗朗辛正要說。

拉维尼娅一把挟紧她的胳膊。“出事了。有人在河谷里发现了伊丽莎白·兰塞尔的尸体。”

“死了？她……死了？”

拉维尼娅点点头。海伦倒吸一口凉气，手掩在喉咙上。“谁发现的？”

拉维尼娅紧紧抓住弗朗辛的手腕。“不知道。”

三个年轻女人站在夏夜里，面面相觑。“我真想现在就进屋，把门锁紧。”海伦来了一句。

最终，她回屋拿了一件外套，尽管仍然温暖，她还是抱怨这夜晚突然冰冷得像冬天。她一走开，弗朗辛就急切地小声说：“为什么不告诉她？”

“何必扫她的兴？”拉维尼娅说，“明天，明天有的是时间。”

三个女人在黑色的树下，沿着街道往前走，走过那两排突然锁上了门的屋子。消息传得可真快，从这间屋子跳到那间屋子，从这道门廊越到那道门廊，从这台电话飞到那台电话。三个女人感到窗帘后面的一双双眼睛正窥探她们。多么奇怪，刚才还是满街的雪糕，